

汗珠落到道砟上,瞬间蒸发

阅读提示

立秋之后,“秋老虎”接连发威,安徽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对部分必须露天工作的铁路人来说,这是战洪水之后遇到的又一个考验。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陆应果

七月的暴雨似乎让安徽的暑热延迟了很多。立秋之后,“秋老虎”接连发威,安徽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对部分必须露天工作的铁路人来说,这是战洪水之后遇到的又一个考验。

探伤仪加挂10公斤水“防口渴”

8月12日,西寺坡烈日灼人。11时40分,蚌埠工务段探伤车间宿州探伤工区副工长李斌带领5名职工乘坐黄色工程车,奔向京沪线西寺坡站作业点。

路上没有风,两旁的树梢一动不动,只听得蝉声此起彼伏,仿佛在留恋刚刚过去的夏天。

钢轨探伤工被称为“钢轨医生”。当天,李斌和工友们要在两个小时完成2.5公里线路和6组道岔的钢轨探伤任务,对钢轨进行每月一次的“体检”。

每个人都身着长袖的夏季黄色工作服,头戴印有铁路路徽的草帽,脖子上围着吸水性强的棉质毛巾,腰部斜挎的工作包内除了人丹、十滴水,还有个盛满冰镇绿豆汤的2升大水杯。

他们抬着加满水的钢轨探伤仪走行100余米,到达作业地点。“钢轨探伤仪加满水约有40公斤,为保证高温下探伤时水量充足,我们还在探伤仪的手上加挂10公斤水,推行起来也是需要点驾驶技术的!”老职工李成打趣道。

“滴,滴……”仪器发出清脆的鸣叫声,大家推着探伤仪稳步前行。太阳光越来越火

辣,仪器铁质的手开始发烫,显示屏右下角的气温显示为36℃。

“李工长,发现可疑波形!”老职工李伟突然停下脚步。副工长李斌当机立断:“钢轨状态不错,灵敏度正常,波形的确可疑,进行手工校对。”他麻利地从工具箱中掏出校对探头,蹲下身子,一只手拿着探头,一只手往钢轨面上涂抹耦合剂,进行校对。

此时,脚下的道砟往上翻滚着热浪,头上的烈日近乎直射,汗水顺着脸颊向下流淌,汗珠从下巴尖滴落到道砟上,瞬间就蒸发了。

“查到钢轨核伤,消除了隐患。来,慰劳一下,大伙喝点冰水!”李工长笑盈盈地说。

六进“烤”场不放过1毫米的裂纹

8月11日13时45分,安徽芜湖市室外气温再次飙升至35℃。一名身穿黄色带反光条长袖作业服的检车员,从容地踏进芜湖东站上行作业场,这是他今天第六次走进“烤”场。

铁道线上石砟滚烫滚烫,火车轮子反射的亮光让人睁不开眼。货车检车员毛小林在这种环境下要足足工作10余小时。

胸口挂着对讲机、手里拿着检车锤和检车灯、头戴蓝色安全帽的毛小林进入现场后,豆大的汗珠从他被晒黑的脸庞上不停往下滑落。他几乎是侧躺着身子,在车辆的走行部不断地用检车锤敲击配件。

“检车员的工作就是每趟列车终到或始发前,列检检车员需要认真检查车辆各部件的状态,不停地用下蹲、上探、抬头、转身等各种姿势穿梭于各车辆之间,时刻做到锤到、眼到、心到,哪怕是1毫米的毛细裂纹也不会放过。”毛小林说。

今年1月至7月,芜湖东站车流增长,上行作业场平均每天47列,2500辆。“一个组的检车任务少则八九趟,多的超过16趟,每一趟检修完毕需走行1.5公里,最多一个班要行走25公里。”毛小林说。

车列的前端,作业防护用的红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股道间闷热无比,两边的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温度达到五六十摄氏度,这样的高温,让人喘不过气来。”毛小林指着车体表面说。

他检查发现该车的5位刹车闸瓦磨耗过限,伴有金属结块影响停车性能,危及行车安全。身高1米83的毛小林钻进低矮的车辆底部更换闸瓦……更换完毕时,他已全身湿透,满脸都是汗水和灰尘,他顾不上擦一下,又继续下一环节的作业。

4人一个班一桶纯净水都不够喝

8月13日,皖北大地气温高达34℃。15时许,杭州北车辆段阜阳运用车间的车辆“大夫”解友杰回到待检室喝了口水,又踏着滚滚

热浪来到作业现场,开始他当天第17趟列车的检修任务。

地处京九繁忙干线腹地,素有华东二通道“咽喉”之称的阜阳北铁路枢纽,现在是全亚洲最大的现代化铁路编组站,日均编解列车最高达1.8万辆。这个编组站上的阜阳运用车间职工,面对扩能后的第一个暑运。

提前到达接车位的解友杰,还不到1分钟已是满头大汗。当列车缓缓驶进作业股道,机车吐着热气,夹着列车前进产生的气流,又一股热浪向解友杰扑面而来。他顾不上擦一下头上的汗水,从口袋里掏出检车员工作手册,一边仔细盯着列车运行情况,一边把有异常的车号记下来。

当列车停稳,解友杰的工作服已牢牢地“趴”在身上。他趁空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汗水都快流到眼里了,不擦就会影响视线,我们检车靠的就是眼力。”

插设防护红旗,对防护信号,监控脱轨器上轨,把一切劳动安全防护好后,解友杰用对讲机提醒前部检车员:“机后第10位车辆车轮有异音,请加强车轮部位检查。”说完便猫着身子,钻进车底开始对车辆“把脉号诊”。

当班组长长安效清介绍说:“别看今天天气预报才34℃,因为我们是露天作业,脚下都是石渣和钢铁,这儿的气温起码在50摄氏度以上。”说着,他用便携式测温仪对着钢轨一照,测温仪上显示的数字是“53”。

半个小时后,检车作业结束。这时,解友杰的鞋子也冒出了“汗”。

“我们平均每天检车260列1.3万多辆,有的职工一个班下来露天作业得9个小时以上,徒步20多公里,4个职工一个班一桶纯净水有时都不够喝。”车间技术员樊军说。

G他山之石

17个标准化站队被摘牌,
81个标准化站队被亮黄牌

站队标准化建设 不搞“终身制”

本报讯(记者刘旭)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2020年第一阶段基层标准化站队验收近日发出通报:6家站队因发生轻伤事故被“摘牌”,74家站队复验不合格被亮“黄牌”。据介绍,辽河油田公司站队标准化建设不搞“终身制”,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已经有17个标准化站队被摘牌,81个标准化站队被亮黄牌。

辽河油田公司采油、热注、集输、作业等主要生产系统有1086个站队,分布在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13个城市、35个县,存在点多、线长、面广、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等特点。因此,对站队建设有很高的要求。

2013年,辽河油田公司开始了标准化站队建设。他们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认真划分和明确管理层级,剔除冗余和重复性要求,如修井作业队伍由原有的28项记录精简为5项记录。为了进一步提升岗位员工执行力,公司在采油、热注、集输、作业、石化、油建等关键岗位推行《岗位HSE履职承诺卡》,以卡片的形式,明确岗位HSE职责、岗位关键操作及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等要求;结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中国石油油气田站场视觉形象标准化设计规定》等20余项标准和规范,对场站布局、标识标牌设置、设备设施摆放和涂色等逐一进行规范。

为提高站队标准化建设的热情,公司每年设立百万元的专项奖,对已达标站队中选出优秀站队给予奖励。同时实行事故“一票否决”制,发生一般事故C级及以上站队取消当年达标资格;每季度公示验收结果,作为年度评先的重要依据。

被摘牌的标准化站队所在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各单位对站队建设非常重视。2013年以来被摘牌的站队经过认真整改有11个站队再次被评为标准化站队。

坚持不懈抓站队标准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风险管控更系统、更直接,整合减负释放基层更多精力和活力,还强化了责任、提高了规定动作执行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生产系统的1086个站队已达到标准化站队的1020个,达标率为94%。

不光评定操作者的技能,更对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考量

技能等级津贴 让技高者多得

本报讯(通讯员鞠家田)“我们班组10人中6人有技能津贴,这个月班组人均到手工资超过5000元,其中最高的李新阳拿到8700多元。”瓦轴集团精密传动轴承公司车工班组长郭大川满含笑意地介绍说,收入提高了,大家学技术的劲头更足了,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

今年30岁的郭大川毕业于丹东市技师学院,2008年公司成立时就来了。“刚进厂时,我一门心思跟着老师傅学习操作技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晚上主动加班延点儿,为的就是能有更多时间操作机床,掌握各种产品的加工技巧。”勤学苦练让郭大川脱颖而出,2012年成为车工班班长。

“现在年轻人下班就想离开工厂,都不愿意加班延点。”郭大川说他们车工班组平均年龄28岁左右,每当生产任务紧张时,安排加班最让人头疼。

改变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成为《瓦轴集团公司技能人才分级管理与激励的实施方案》试点单位后,公司在车工、磨工、质量检查工等10个主要工种正式启动技能人才分级管理工作,148名在岗工人中有78人分别被评为六级到一级的技能等级,每月享受100元到1200元的津贴。

“技能等级评定每年一次,我们不光评定操作者的技能,更对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考量。现在大家工作积极性可高了,加班赶订单再也不用我操心了。”郭大川举例说,“我们生产的盾构机配套轴承一直产量很大,以前我要和大家商量着安排加班。现在产量翻番了,班组生产任务完成却很顺利,根本不用我操心怎么安排加班。”

郭大川不仅自己获评一级技能等级,每月享受1200元技能津贴,还被公司全体工人选举为第一届技术工人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在管理好班组的同时担负起了技能等级评定等工作。“现在,我带了3个徒弟,其中年龄最大的45岁。”郭大川说,以前都是以老带新,而且得靠公司安排,现在是大家主动拜师,而且不少都是小师傅带大徒弟。

51岁的粗磨内径工序操作者栾少峰今年拜25岁的陈梓烨为师,学习磨工超精工序机床操作技能。“年轻人数控技能高,我这些年一直操作普通机床,对数控技术了解得并不多。”栾少峰说,“这次被评定为四级技能等级,我还想往更高级别奔,数控技术必须得过关。”工余时间,这位老徒弟跟着小师傅虚心学了起来。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员工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年上半年,瓦轴集团克服疫情对轴承市场的冲击,营业收入增长25.6%,员工收入也同步增长。瓦轴精密传动轴承公司高端轴承订单也实现高增长,其中风电齿轮箱轴承订单同比增长了200%。

“我们公司产品定位就是高精度,这就需要操作者技能高、素质高,好手才能加工出好产品。”郭大川笑着说,“订单的大幅度增长,再加上技能等级津贴,工人的‘钱’途亮了,学技术干工作的动力当然更足了。”



齐心协力

8月14日,一艘装载着15万吨加精矿粉的巨轮在宁波舟山港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减载后,带缆工人冒着高温拖拉缆绳进行解缆离泊作业。该公司有带缆工30余名,肩负着每年近3000艘次船舶的靠离泊任务。

蒋晓东 摄

高温试验就像让自己也进入了熔炉,让他丢掉了一些东西,也找回了一些东西

淬 炼

了。谁知道样品还没寄,新冠疫情突然就来了,隔天,物流就不通了。可时间等不及,厂里有10多口井已经关停了。

刘磊把指头都掰疼了,算出来只有老范因疫情下不了现场,没有多大工作量。他觉得老范别看平时松松垮垮,关键时,不会掉链子。而且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关系一直挺好。

晨会上,刚把想法说出口,老范一口就回绝了:“凭啥?”

刘磊笑着说明原因:“就咱这几个人,大家手里都有急活儿,就你行。”

老范态度坚决:“反正,我不干,我又不是专职化验的。”

刘磊只好说:“那算了吧,我们都把手里

的项目放一放,疫情期间,大家要顾全大局。

轮流做这个试验。我第一个来。”

会散了,大家都走了。还在生气的老范

孤零零地坐在会议室没有动。他突然觉得自

己好没意思。

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好像是在30岁之后,或者就是在40岁之前,同学和同事中提拔的、出成绩的越来越多,自己的主管领导越来越年轻,自己也渐渐地就变得满不在乎,要么应付了事,要么推三阻四。在大家对自己的宽容中,他感受到了一种“由他去”的冷落。

可这时候,因为前段疫情大家的项目已

经耽误了几个月,年底完成项目时间很紧,再

让大家都完不成工作任务,自己能安心吗?

这试验要在乌鲁木齐做,发给快运就行

想到这里,他苦笑着摇头:唉,终于活成了让自己都反感的样子。

于是,他起身悄悄地去找刘磊,说自己干。

即使他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是没想到这

活儿夏天干,真要热坏人。轮台这边实验条件

远没有乌鲁木齐市好,滚子炉实验室不能

装空调,室温不下50℃,人还要在120℃的炉子

旁做连续的观察。

热烘烘的滚子炉隆隆转动,空气让人感

到呼吸困难,待上不到十分钟就头发打绺,

白大褂湿透,实在熬不住了就冲到走廊缓一缓,

再回到室内继续观察,就这么一半是火焰一

半是凉风地切换。来来回回地跑,老范最担

心的却是别感冒了,弄个疑似,被隔离了,完

不成试验不说,还成了笑话。

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试验的这几天里,

男同事轮番过来给他送吃的,女同事送来了

水果和零食。所里书记李亮几次在会上表扬他。

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20多年前刚参加

工作时的状态,浑身是劲儿,啥也不怕,只要

有工作就玩着命干,一躺下鼾声四起,生活得单纯而轻松。

足足五天的模拟试验把现有药剂全给试

了一遍,确定还是中间做的SJ型药剂效果最

好。采油厂把库存的SJ拿到TK136井试验,

日增油达到了3吨,随后在10多口井上应用。

试验过后的老范一身轻松,觉得那些天的

高温试验就像是自己进入熔炉经过了一次淬

炼,让他丢掉了一些东西,也找回了一些东西。

江苏成立国防工业系统班组联盟

本报讯(记者王伟)日前,江苏省国防工业系统工会工作研究会一届三次会议暨班组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联盟章程,选举产生班组联盟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并为联盟成员授牌。

据悉,该班组联盟由系统内23家企业34个优秀班组组成,是学习、研讨和交流班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的组织,在省国防工业系统工会工作研究会指导下,围绕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要求目标和各阶段的中心工作,研究探索行业性班组建设规范标准,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